



清明梨花

◎成都市龙泉驿区青台山中学校 2025级5班 王熙瑜



铅灰色的天压得很低很低，漫山的清明草铺成了一张大网，风裹着梨花瓣掠过山头，跌进土里。又是一年清明，我想故乡，也想祖祖了。

祖祖生前总喜欢坐在窗前，望着老家。小时候的我问祖祖：“您为什么总爱看那边？”

她回道：“那是祖祖从前住的地方，等祖祖以后走了，也要埋在那里。”我不懂，她也不再说什么，只塞给了我一方手绢。

记不清今年是祖祖去世的第几个年头，我又到重庆看她了。老家房后是片墓地，祖祖就埋在那里。

脚下的黄土地蜿蜒绵长，被雨浸湿，两旁的梨树正开着花。放眼望去，白幡在风中猎猎作响，纸钱夹着梨花瓣随风飞落，飘满整片墓地，将山野藏进苍凉的素白中。

祖祖的墓在梨树林深处，青石板上长满了青苔，我与父母腾出一块空地来，把纸钱烧着，白烟随风飘散。我双膝跪在祖祖墓前，用她给我的手绢擦着墓碑，我轻喃：“老家如今还是偌大的院子，您也落叶归根了。”

我儿时的记忆中，祖祖总是带我来山上种梨树。她佝偻着背，把锄头举高、落下，刨开泥土。随手把树苗放入土中，再用锄头把泥土拢来埋上，抬头抹把汗。她摸着我的头说：“等这棵树长大了，结出梨子，你以后回来，就能看到了。”我笑着只当是一句平常的叮嘱，然后拉着她的衣角，慢慢走下山去。

后来很少回老家，直到那天走到祖祖的墓旁，才发现梨树已经比我还高了，它的枝条挥向天空。我忽然想起她当年说的话，原来她早已把自己的念想，全部种进了这棵梨树里。

风一吹，花瓣落在我的手里，像她当年塞给我的那方手绢，带着故乡泥土的气息，香香的，却把我熏得红了眼眶。原来祖祖说的“以后回来”是要让我记得，这片土地上有她的念想，也有我的根。

评语

本文以清明梨花为意象，借景抒情、情景交融，文笔细腻清新、意境悠远。作者紧扣扫墓忆祖的生活实景，以梨花、手绢、老梨树等鲜活细节串联回忆与当下，画面感极强。文章由景入情、由事悟理，从对祖祖的深切思念，逐步升华出“故土为根、回忆为念”的真挚感悟，情感真挚朴素、层层递进，毫无雕琢之感。全文语言流畅温润，结构清晰完整，于寻常风物中体悟亲情与乡愁，文字有温度、有底蕴，是一篇情真意切、立意动人的优秀抒情散文。

(指导教师：成都市龙泉驿区青台山中学校 李紫嫣)

开篇以“铅灰色的天”奠定沉郁基调，“风裹梨花跌进土里”的动态描写，既暗合清明时令的萧索，又隐喻生命归根的必然。祖祖“望着老家”的细节与“以后埋在那里”的坦然形成时空对望，一方手绢更成为贯穿全文的情感信物。

由扫墓场景自然转入回忆，祖祖种梨树的过程描写尤为动人——“佝偻的背”“举高落下的锄头”“随手插苗”等动作活灵活现，一个沉默劳作的农人形象跃然纸上。最妙处在于“等树长大结梨”的叮嘱与“后来看着树比我高”的现实呼应，当年被当作寻常叮嘱的话语，在时光流逝后显露出深沉用意。

对墓地场景的铺陈极具张力——“白幡猎猎”与“梨花瓣飞落”交织，纸钱与苍白山野叠映，将生死界限模糊在凄美的画面中。若能在“藏进苍凉的素白”前稍作停顿，比如增加一句“恍若天地在为故人披麻”，则意境渲染会更深入人心。

结尾处“花瓣落手”与“手绢塞来”形成精妙的时空叠印——当年的棉织物与此刻的自然物在触感与气息上达成共鸣，末句将“以后回来”重新解读为“记住根在”，完成了从具体叮咛到精神传承的升华，让“落叶归根”的古老主题在少年视角中焕发新意。

